



顶仙人家

东北人能够从人
群中一眼被认出来，
那东北的鬼呢？仙呢？

■ 文 / 张纳言 ■ 图 / 杨颖红

以下我要说的几件事，不关迷信，只是眼见的故事。

东北是个特别的地方。人们不大拜菩萨佛祖，倒多拜仙家。此处所说的仙家，是指有灵性的动物修炼而成的仙。比如狐仙就是狐狸修炼成的，黄仙就是黄鼠狼修炼成的，常仙就是长虫（蛇）修炼成的。传说它们距离神还有一段差距，要多积德多得香火才能增进修为，所以它们常常找人来顶仙出马，积攒香火。我奶奶家隔壁的王婶就是个顶仙的。

顶仙

我是暑假去奶奶家时，听说王婶身上有仙家的。据说王婶不愿意顶仙，但是仙家屡次找她，以至于她半夜里睡着睡着就突然从炕上直挺挺坐起来，吓得王叔直发愣。王叔说：“既然仙家找你，你就顶了吧。”王婶冷汗直流，还是执拗地摇头：“不顶。”

奶奶私下对我说：“你王婶不顶仙不能消停，仙家不会罢休，总要想办法让她出马。”我那时候八岁，又害怕又好奇，每天鬼头鬼脑地去王婶家，想从王婶脸上看出点啥。可是王婶还是以前的样子，手上没有绒毛，头上也没角，让我既安心又失落。

直到有一天半夜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听见门外一群人直嚷嚷，奶奶也不在身边。我急忙下炕跑出院。门前大树底下围了一大群村民，正朝树上指指

点点。我顺着他们指的方向看去。天啊！王婶居然面色赤红地坐在树顶，居高临下俯视众村民。王叔在树下焦急地喊：“别动，我马上来救你！”有人飞跑搬来一架木梯子。王叔颤巍巍上了梯子。王婶冷冷瞅着他，一动不动。

王叔一步步上了树，小心翼翼地 toward 王婶靠近，说：“你别怕，我来了。”

我站在树底下，抓住奶奶的手，觉得看上去，王婶没有怕的样子，真正害怕的是王叔。

王叔好不容易爬上最高的那根树枝。两个大活人站在一根树枝上，树枝不停摇晃，大家全都手心捏把汗。王叔伸手拉王婶：“下去吧！”

王婶甩掉他的手，不说话，直直看他。王叔费力地拉住她的袖子：“快点下去吧，危险！”

王婶突然朝他咧嘴笑了笑，然后就像跳水运动员一样从树顶上站起身，做了个双臂舒展的动作，凌空跃下。

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叫，有的朝后躲，有的张开胳膊想接住她，还有的捂住眼睛。我被奶奶一把拉到旁边。过了半天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抬头再看，好家伙，王婶被横出的一根树杈吊在半空，摇摇晃晃，好像断了线的风筝。她也好像突然清醒了，不再眼神冷漠，而是惊慌地大喊救命。

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从树上弄下来，然后她就昏过去了。

第二天，奶奶告诉我，王婶顶仙

了。

我从奶奶家回来后，把事情经过告诉我妈。我妈读书多，纯唯物主义。她说：“你王婶可能精神上有问题，哪里有什么仙啊鬼啊的。”我就纳闷——没听说过精神病爬树爬得好啊！

自此，大家就默认王婶身上有了仙家。王婶不出马的时候是正常人，而点香之后，立刻就变样。

花女

腊月过到一半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的东西。奶奶是个勤快的老太太，早早蒸了满满一大锅红豆馅包，拣出十几个装在盆里，让我给王婶送去，我端着盆子屁颠屁颠地跑到王婶家。一进门就看到满屋子的人。王婶盘腿坐在炕上，正闭眼抽烟。我知道王婶平时不抽烟，一定是请仙了。于是我急忙挤到人群里看热闹。

王婶抽了几口烟便开始浑身哆嗦，眼珠骨碌碌乱转，把对面坐着的病怏怏的姑娘从上看到下，然后开口说话。那声音吓我一跳。这哪是王婶的声音啊，尖尖细细的，说的是我从没听过的外省腔调。她说这姑娘是花女，偷偷下凡，要被找回去，所以才总生病。要想留住命，就要还替身。

我听得直迷糊，不懂什么是花女，但见一屋子人都神色肃穆，也不敢乱问。王婶，不，应该说仙家说完就走了。

王婶一个激灵，变回原来的样子，说：“你们都听见了，是花女。”

那姑娘的妈妈就说：“替身早就还过了，怎么还是得病？”王婶说：“你替身做得不像的话，等于没还。仙家不是说了吗，还得还替身。”

接下来双方就商量怎么还。王婶说替身非要酷似才行，不然怎么能骗过神仙。并自告奋勇答应给他们扎替身。一伙人说得有鼻子有眼，我听得一愣一楞的。

等来瞧病的走了，王婶招呼我进屋。我问她刚才来的是什么仙。她说：“是狐仙。”我半信半疑，觉得挺玄的，接着问：“王婶，什么是花女？”

王婶说：“天上私自下凡的仙女就叫花女。”

我疑惑：“那女孩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，怎么能是天上来的呢？”

王婶笑。

我又说：“我想看看替身是啥样的。”

王婶说：“行，我扎好叫你来看。”

没过几天，王婶隔着院墙告诉我替身扎好了。我急忙去瞧。炕上摆着一个偶人，红衣服黄裙子，眉目清秀，和那天的姑娘一个模样。我惊讶地叫出声：“王婶，你怎么做得那么像啊！北城里的娃娃都好看，送我一个吧！”王婶被我大惊小怪的样子逗乐了：“不能送，这可不是玩的，你看看就行了。”

之后我忙着过年，在奶奶家天天好吃好喝，把替身的事情给忘了。等我

再去王婶家，发现偶人没有了。我就问：“娃娃哪儿去啦？”

“送走了呗。”王婶笑。

八岁的我坐在北方结满霜花的窗子边发了一会儿呆，觉得神仙真好骗，一个布娃娃就可以蒙混过关，不知是人类太聪明还是神仙太愚钝。

不过听说那姑娘之后没再生过病，顺利结婚生孩子，和常人一样，多幸福啊。

阴宅

王婶有时候也给人看阴宅。据说学《周易》要好几年才能得其皮毛，估计她堂上的狐仙是优等生，出马没几年就名声大噪，城里人也来请王婶去看阴宅。

话说一次王婶给人看阴宅。人家说了，要求个官宅。他家三代单传一根独苗，刚从美国留学回来，非要这孩子做官不成。王婶烧香带了狐仙去。据说狐仙是跑着去的，大家伙看不见，王婶却知道它跑得辛苦，就让车子慢点开。进山之后，一行人弃车步行，王婶瞥了一眼路旁的一座坟，说：“这儿子会早夭。”

旁边人吃惊地说是，他家确实有个儿子没到二十就病死了。王婶又说前面一坟：“这家大富，但是无后。”有认识那家的人说：“可不是，他家不缺钱就缺孩子，都三十好几了还没个后人呢。”

王婶领着大家在山里转来转去，最后指着一处说：“这里吧，这是个官宅。”人家就问能出多大的官。王婶说：“阴宅不是随便下的，要与你们家的运道匹配，没那么厚实的运道，下在正位上，怕担不起大福气，要出事的。这个阴宅能出个副科吧。”

人家就不乐意了，阴着脸说：“哪儿才是正位呢？”

王婶指着上方一处：“那是正位，不过你们家不能下。”

人家瞅了瞅，没说别的，就回来了。

王婶那天晚上来我奶奶家串门，说到看阴宅的事儿，她冷笑了下，说：“那家人若是贪心太重，一定会出事。”

没过多久，那家把老坟迁来了，没听王婶的话，葬在正位上。过了几年，那家的儿子果然做官，而且一路高升，小小年纪就进了省委。

有天晚上我们在外面乘凉。奶奶说：“她王婶，那孩子做官有几年了，也没什么祸事啊。”王婶说：“别急，等两年，您再看。”

没到两年，只过一年，那家接二连三有人死去，有的是生病，有的是自杀，最后只剩了做官的那个。

不知他的官做得开不开心呢？

祖宗鬼

按奶奶那里的风俗，过年时候总要摆上族谱，供上酒肉，意思是让祖先

们回家一起过年，过了初三才撒供放炮送走。但是有一次，邻村姓刘的一家请来祖宗却送不回去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年三十晚上，刘家媳妇弄了白菜、粉条、鱼、豆腐、馒头摆供，满满倒了三杯酒，放在族谱前。然后小两口就带着四岁的孩子吃年夜饭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孩子有点反常，直往桌子边上看，爸爸就把他抱在怀里喂了几个饺子。从那天开始，孩子就总小声嘟囔，好像是和谁说话，又像自言自语，他俩也没在意。

初三晚上吃过饭，孩子发起烧来。他妈只当是感冒，喂了几片药也不见好，便叫他爸把孩子抱到村里卫生站。医生给打了一针，孩子昏昏沉沉地睡去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妈妈一摸孩子头，可吓坏啦，孩子不但烧没退，反倒更烫了。两口子急急忙忙抱着孩子去了县城，住了院。十多天过去了，孩子时好时坏，可把小两口愁坏了。医生也觉得奇怪，说：“这孩子也没什么大病，是不是吓着了？”

有一天，孩子的姑姥去医院看孩子。孩子突然冒出一句：“灶台后面有个老头，穿黑衣服的。”姑姥一拍大腿，说：“别是孩子眼睛干净，看见什么了吧？”东北这里的人认为，小孩子是能看见鬼的，长大了就看不见。姑姥仔细问孩子老头的模样，孩子含含糊糊形容不清楚，最后只说是个秃头。姑姥说：“可不是，孩子他爷爷就是秃头。”

她来找王婶，王婶给在医院的孩子妈妈打电话，问：“是不是过年时的供摆错了？”孩子妈妈说：“没错啊，五碗菜三杯酒，一样都不少。”

王婶纳闷了，说：“你再想想，有什么没摆好。”

孩子他爸突然在旁边惊呼一句：“忘了摆筷子了！”

王婶直乐：“你们俩不给人家摆筷子，让他爷爷用手抓着吃啊？”

王婶就跟着姑姥去了刘家，不知她怎么弄的，当天晚上孩子就不烧了，精神也好多了。孩子他爸去坟上烧了纸，说了些道歉话。第二天，孩子出院回家了，再没说过看见老头的话。

奇怪吗？我也觉得挺奇怪的。

保家仙

东北人信仙家，所以有不少人家干脆把仙家请到自己家来供着，称为保家仙，意思就是让仙家保佑自己全家平安，同时也给仙家提供个安身修行的地方。一举两得，估计仙家也挺乐意的。

大部分人家供的保家仙都是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的。也有的年轻人不信这一套，家里老人没了，他们就不搭理保家仙了。

一次有人介绍个四十出头的男人来王婶家。这人头疼好几年，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跑了一大圈也没治好。他朋



友说：“你怕不是实病是虚病，找个顶仙的看看吧。”于是就来王婶这儿了。

王婶先点香，吸了一会儿烟，说：“你的病我看不来了。”

大家都惊讶。王婶说：“你们家里供过保家仙，是个狐仙，道行挺高，你把它扔出去了。它回来找你算账，我斗不过它，只能劝劝它。”

那男子一听，瞪眼说：“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爷爷弄的东西，我没信那个邪就给扔了。”

王婶说：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把它窝给端了，它能不恨你吗？”

男子其实还是不大相信，只是头疼得没办法，就说：“好，你跟它说，只要它放了我，我就再把它供起来。”

王婶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只能传个话，至于你好不好，还得看你的命。”说完，就带男子进了香堂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王婶满头大汗脸色金黄地出来了。大家进去一看，男子坐在香堂地上哭呢。问他哭什么，他直摇头，也不说话。

等大家把他劝出来，王婶说：“你回去把它供上吧，病好了是你的造化，不好我也管不了了。”

男子就回家了。

过了几个月，男子带着礼物来谢王婶，说头疼好多了。王婶只是笑，没说别的。

我那天在王婶家玩。男子走后，她把他带来的大石榴给我装了好几个。我边吃边说：“他家的狐狸精还挺听劝

呢！”

王婶笑，又给我装了几块点心。点心的味道很香，到现在我还记得。

烟魂

东北把非正常死亡叫做横死，比如车祸、自杀、被杀等，把横死的鬼都叫烟魂。

前两年，离奶奶的村子不远处修了条高速公路。公路修得很缺德，据说有人贪污，改动设计图，取消了立交桥，车子只能从路口上路。试想要从一辆辆飞速行驶的车子中间开上高速，该有多么危险。

从村口可以看到远处与高速路交接的岔路口。自从公路修好，那里就经常出事。先是村里的一头牛，本来在草原上吃草，不知怎么溜达到路上了，被飞驰的卡车撞死。接着是村里的一台拖拉机，横穿高速去种田，结果刮到一台小轿车，轿车的主人怒不可遏，村民只好赔钱修车。

王婶有天跟奶奶闲聊，她说其实鬼怪本身是怕人的，不然世上早就没有人，全是鬼了。不过要是人给了鬼机会，鬼就出来祸害人。俗话说“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说着说着，又聊到村子里明天三户结婚的。奶奶说：“现在结婚都弄车队摆排场，过去骑头毛驴就把新媳妇接到家了。”大家都笑了。我暗暗想，我

爷爷可能就是用毛驴把奶奶接到家的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村子里就热闹起来了。村子不大，三户同时办喜事，能不鸡飞狗跳吗？

孩子们兴奋地在路上跑来跑去，东家讨块糖，西家讨块点心，嘴里塞得满满的。年轻人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口袋里装满大豆玉米。这里的风俗是撒五谷，但到他们手里后，用途就变了，专等新娘子进门狠狠地打她一顿，非要新郎出头求兄弟们手下留情，并答应闹洞房才行。

接亲的车几乎同时出村。第一家的新娘子在邻村，很快接来了。第二家的也接回来了。第三家结婚的姓徐，新郎带着车队去了两个多小时，还没回来。家里人都急了，手机打了几次也不通，终于打通了，却是晴天霹雳的消息——接亲的车子在高速路口出事了，随同去的接亲车正把人往县城医院送呢。

大家急忙往村口跑，跑在最前面的是新郎的哥哥。到路口一看，傻了。接亲的花车像被小孩砸烂的一堆铁玩具横躺在路上，车里没人，前后座位和地上全是血。随后跑来的是新郎的爸爸，老爷子五十几岁了，身子晃了晃，嘶声喊了句：“老二啊！”便再发不出一声。

新郎哥哥疯了般拦了辆过路车，和老爷子一起往县城去。到了医院，新郎已经进了太平间。大家后来才知道，

新郎当场就被超速行驶的大客车撞死了。新娘子躺在医院里，经过一天一夜抢救，命是保住了。人却深度昏迷，成了植物人。

家里的酒宴准备得格外丰盛。回来的人瞒着新郎的母亲，只说别人受伤进了医院，新郎跟过去了。他母亲见时间不早，张罗着让大家入席。人们默默地散了。这饭，谁能吃得下呢？

奶奶本来去帮忙干活的，回来抹着眼泪坐了一会儿，嘱咐我：“别乱跑，我得去照看你徐大娘。万一哪个莽撞家伙说漏嘴，你徐大娘可怎么活呀！”

可事情毕竟瞒不住。到了晚上，新郎妈妈终于知道了消息，当场背过气去。

头七是回魂夜，大家都守在新郎家，王婶也在。新郎妈妈忍不住哭道：“老二，你变了烟魂，没了投生的路，连下辈子都没了，妈也死了算了，好有个人陪你……”大家全都哭了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外面似乎传来一声啜泣。众人心中一惊。新郎妈妈开门冲出去，眼前黑夜沉沉，只有夜风掠过。

后来我问王婶：“新郎到底回魂没有？”王婶沉默了很长时间，却说了句：“他是被人害死的，真正的索命鬼是修路不负责任的那伙人。”

从那之后我知道了，做人，你要负起你该负的责任，不然，你就是个鬼。

（责编 饶 rao1030@126.com）